



343 个工人好友,900 多个工会积极分子

一位职业化工会工作者的“朋友圈”

全媒体记者 王艳



陈晓东组织工人开展趣味运动会

2015年7月4日,刚从北方工业大学机械专业毕业的陈晓东把书带回家,7月5日,就来到深圳和平社区工会联合会。

此前,这个来自山东青岛的“90后”对工会的感知,全部来自于大学期间为建筑工做志愿活动和暑期下乡支教等经历。

“家里人也不知道工会是啥。”陈晓东说,《工会法》都是在来报到的路上看完的。

当时的陈晓东还不是很明了如何做工会工作,包括他在内的10多名招聘自全国的深圳职业化工会工作者(简称工会专干)——其中不乏清华、北大等名校高材生,都不知道能不能胜任这项工作。

按照深圳市总工会试验区建设方案,陈晓东等人的核心任务是“一沉到底”,形成团队合力,走到工人当中去,做工人利益的代表。

“这支队伍能否真正发挥作用,夯实工会的群众基础,首要在情怀,其次在能力。”深圳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、副主席王同信认为,这是“源头式”变革的关键。

让陈晓东没有想到的是,用了两年多时间,他已经能够和工人打成一片,交上朋友,成为和平社区10多万工人中颇具号召力的角色。

“做这个工作得全身心投入”

那时期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用QQ聊天聊到恶心,从早到晚不停。

上班第一天,推开布置得简洁温馨的职工之家活动室,陈晓东开始打扫卫生。“卫生打扫好了,可是没有工人来,挺惨淡的。”

“工作从户外宣传开始。在工业园发传单,工人过来拿传单,然后离开,中间就只有15秒的时间,基本也不听你说什么,有些甚至不接,接了也是看看就扔。”陈晓东说。

“当时就想办法加工人QQ,挨个私聊,最疯狂的一个晚上加了10多个工人,同时间跟七八个工人聊天。有时候工人会好久不接话,偶尔接话了,又要翻看前面聊的内容才能接得上。跟他们聊天得像交朋友那样聊,很少聊工会,问工人想玩什么,介绍这儿有什么活动。”陈晓东说,那时期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用QQ聊天聊到恶心,从早到晚不停。

熟悉之后,陈晓东约上几个有社交意愿的工人出来见面,请他们吃饭,了解他们的想法。

“兴宝风帆厂的周俊和张春云算是我们认识的第一批工会积极分子,那时候我们一起吃饭聊天,个人关系非常好。”

“朋友圈”里有了人,陈晓东开始思考成立社团,用自己的力量将个体化的工人组织起来。

陈晓东爱打羽毛球,和同样热爱羽毛球运动的工人宋军恒成了朋友后,两人牵头组织了羽毛球协会,还租了场馆定期举行友谊赛。周俊喜欢夜跑,陈晓东特意守在路边,陪着跑,边跑边聊,交流怎样组建夜跑协会。在职工之家放电影的时候,富士电机的工人汪秀君提议爬凤凰山,陈晓东担心参加的工人不多,第二天,汪秀君就组织了130多个人报名。

“当时,我让汪姐、周俊等人统筹,带了40多个组长,130多人的队伍,安排了队长、副队长、旗手、先锋队、医疗队、运输队等,整个活动搞得井井有条。”陈晓东说,他的定位不断变化,前期他是牵头人、组织者,后来就变成了参与者和后勤部长,组织工作逐渐交给了工人。

现在,陈晓东的“朋友圈”里有343个工人好友,900多个工会积极分子。有时,工人会主动在QQ群找他,申请参加工会活动,陈晓东都会第一时间回复。

“做这个工作得全身心投入,不能仅当作工作。如果仅仅定义为工作,就会把它当成累赘。”陈晓东说,工人下班后是他们最忙的时候。工人只有周末有休闲时间,所以他们就不能休息。“如果对这个工作不认同、不投入,就会觉得自己完全被工作黏住了,想走都走不掉,电话也响个不停。”

“工人说了我想说的话”

“他是工人,更有说服力。”

活动不是目的,培养工人工会意识,让工人真正了解工会才是最终目的。在社团逐步成熟后,陈晓东开始在活动中融入对工人工会意识的教育。

富士电机的汪秀君是公司文体活动的组织者,组建了拥有20多名固定成员的公司徒步协会。汪秀君不是工会会员,刚认识陈晓东的时候,对工联合会也不认可。在汪秀君组织的一次活动中,陈晓东主动加入,一起聊工会,聊职工之家,汪秀君终于愿意将富士电机徒步协会加入职工之家社团。

职工之家组建音乐社,20多位积极分子参加筹备会,每个人从活动时间安排、人员分配等方面说了各自的想法。

富士电机品质工程师张发财站了出来:“我认为,搞音乐协会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,我们的活动一定要跟工会沾上边。”

福永卓迅电子厂员工骆君霞说:“吉他班新来的学生就是想来学习的,工会能不能花钱请专业老师。”

张发财又站了出来:“这一点我不赞同,我觉得老师一定是咱们工人。如果请老师,来上完课他就走了嘛,不会融入我们,这个气氛就不好。如果我们工人自己教,虽然水平可能差一点,但是有一个社团的气氛。”

“他把我想说的话说了出来,但是我说的没有他说得有力量,因为他是工人,更有说服力”,陈晓东说。

陈晓东正在组织活动

